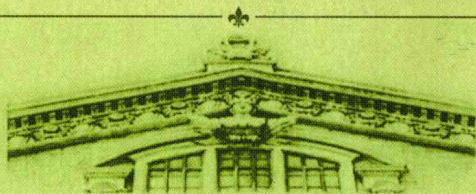


北大高等教育文库·大学之道丛书（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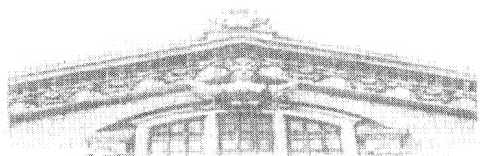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AGE OF THE UNIVERSITY  
美国大学时代的学术自由



沃特·梅兹格 (Walter P. Metzger)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AGE OF THE UNIVERSITY

# 美国大学时代的学术自由



沃特·梅兹格 (Walter P. Metzger) 著  
李子江 罗慧芳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6-248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大学时代的学术自由/(美)沃特·梅兹格著;李子江,罗慧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

(北大高等教育文库·大学之道丛书·第3辑)

ISBN 978-7-301-17774-7

I. 美… II. ①梅…②李…③罗… III. ①高等学校—学术工作—研究—美国 IV. 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6457 号

英文版权声明: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AGE OF THE UNIVERSITY by Walter P. Metzger

Copyright © 1955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美国大学时代的学术自由

著作责任者: [美]沃特·梅兹格 著 李子江 罗慧芳 译

丛书策划: 周雁翎

丛书主持: 周志刚

责任编辑: 刘 军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774-7/G·294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站: <http://www.jyeb.org>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mailto: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7.5 印张 180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序 言<sup>①</sup>



学术自由一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之一。本书的目的是描述自美国第一所学院建立直到近期为止美国大学和学院中的学术自由问题。在试图对当前高等教育捍卫理智自由进行历史审视的同时，我们也尽量避免犯这种错误，即完全站在当前问题的立场上去解释过去存在的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进行历史分析，而不是大张旗鼓地为学术自由进行辩护。我们不愿意掩盖我们必然存在的对思想自由的偏爱，但是我们希望这个研究尊重客观史实，而不要主观臆断。我们对自由的热爱毫无疑问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但是，我们的主要意图是对于学术职业发展的历史以及学术研究的复杂环境有新的见解，我们相信加深对学术职业的理解将有助于捍卫学术自由。

我们最初决定写这本书的一个想法就是不能仅仅对“事件”进行简单描述。如果整本书只是讲述侵犯学术自由的突出事件，就等于把学术自由的历史完全看成是学术受到压制的历史。在某种

---

① 这个序言是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和沃特·梅兹格(Walter P. Metzger)合著的《美国学术自由的发展》一书的序言，该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学院时代的学术自由”由霍夫施塔特撰写，第二部分“大学时代的学术自由”由梅兹格撰写。后来该书出版了《学院时代的学术自由》和《大学时代的学术自由》两个单行本，后者即为本书。



意义上,事件只是极端形式。这样做歪曲了事实,其错误无异于劳工运动历史研究只讲述工人罢工,科学史研究只看到宗教迫害,政治民主历史研究只看到失败。当然,了解哪些社会力量加入到反对教学和研究自由的阵营以及他们的阴谋是否得逞,这也是我们关注的重要内容。但是,我们同样感兴趣的是了解自由对于一代代学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究竟获得了多大程度的自由,以及在学术生活和美国文化中有哪些因素产生了自由的需要并保护了自由。我们认为,说明为什么需要自由,以及为什么要限制自由,都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件所起的作用在于帮助理解学术自由的性质,但不能完全揭示学术自由的含义。学者为什么需要自由?为什么学者宣称的自由在其他人的看来是不合适的或危险的?支持或反对自由的各自主张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从大学到支持大学和帮助大学制定发展目标以及管理大学(至少在美国)的社区都在思考上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使我们必须在宗教、理智、政治的问题背景下展开我们的故事,从而使学术论争更具必要性和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要讨论诸如建立美国学术管理体制和学者的专业组织等方面的问题,而且要探讨宗教派别的教育政策、神学论争的历史、美国思想史上达尔文主义的产生以及商人与学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虽然讨论的范围比较广泛,我们仍然没有涉及这个主题的每个方面。我们主要讨论了大学教师的自由,只是在讨论教师自由需要涉及学生的时候,才讨论学生的自由问题。我们认为学生自由和学生教育的历史也非常重要,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并且在许多方面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值得作为一个专题加以研究。我们研究的对象也主要限定在大学和学院。那些对大学以下程度的

学校教学自由的历史感兴趣的人,可以阅读霍华德·比尔(Howard K. Beale)早期的两本书,一本是《美国学校教学自由的历史》(1941年),另一本是《美国的教师自由吗?》(1936年)。最后,除了偶尔提及,我们这本书没有讲述现代学术自由的情况。不过,这本书的姊妹篇《美国当代的学术自由》一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这本书由“美国学术自由研究计划”资助,罗伯特·麦基弗(Robert M. MacIver)教授撰写。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每个部分讨论的主要问题不同。第一部分主要讨论自美国建立学院到美国内战期间的美国近代大学。这一时代被宗教和神学问题的阴影所笼罩。第二部分所讨论的时代充斥着科学和社会问题。第一部分首先在引言中讨论了宗教改革时期西欧大学理智自由的历史阶段。读者不要错误地认为这个部分的内容就是欧洲大学理智自由的简史(这可能需要写几本书才行),但是为了引出这个问题的漫长历史,以及了解自由的各种不同形式,对于那些主要关注当前情况和美国情况的读者来说,介绍这段历史背景似乎是必要的。而且,很明显,对于宗教改革以前的学术自由问题,我们的研究仍然非常不全面和不充分。我们不希望自己陷于这样一种俗套,即学术自由问题是在1636年美国哈佛学院建立以后产生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也要从那时开始。

第一部分的其他内容讨论了美国学术自由的史前史。这个时期的学院还处于教派的控制下,几乎还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大学。在教派学院时代,几乎还没有出现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学术自由问题。因为从总体上看,学院的创建者并不打算让学院成为理智完全自由的场所,学院的多数教师对于理智自由也没有多少热情。我们对于旧学院时期自由所受到的严格限制进行批评,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学院在服务学生和社区方面的作用以及学院存在的必



要性。但是，在美国内战以前，教派学院不仅没有给予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多少自由，而且学院的朋友和创办人始终对于试图建立更大规模的学院以便支持学术发展和保障大学自由条件的努力进行打击、迫害和破坏。尽管存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内战前的学院教育也存在优点，并且不时开展关于学术自由问题的重要争论。这个时期也是教育动荡时期，最超前的思想家预言大学发展的时代即将来临。

由于宗教信仰和教派偏见对旧学院的约束阻碍了早期大学的发展，因此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宗教领袖是学术自由最主要的敌人。我们希望读者不要因此认为这部分的作者是一个十足的世俗主义者。尽管仍然存在因为宗教利益而限制世俗思想表达自由的情况，我们也认识到现在可能存在世俗主义者潜意识中对正常的宗教信仰的偏见，但是经常是社会思想的贫乏影响了真正虔诚的学生和学者的充分发展。我们也没有忘记一百年以前因为漠视或反对理智自由受到谴责的那些教派，在近些年产生了一些最有热情和影响力的发言人。

第二部分主要涉及美国现代大学的产生，这个时代，情况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大学——而不是学院——成为高等教育的模式。由于战前教派学院占据了牢固的地位，因此限制和阻碍了大学的产生，后期大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几乎最落后的学院。大学的产生简直就是美国的一场教育革命。研究与教学一起成为大学的主要功能，科学方法和观念取代了宗教权威，大学教师职业有史以来第一次体现出自身的特点、使命和学术职业标准。大学不断增长的财富、日益丰富的活动以及越来越多的教师导致了大学管理的官僚化制度——终身教职制度、解聘和晋升教师的正当程序、专家代表制度。学术自由思想开始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

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以适应新的大学生活的实际需要。只有教派学院时期的先驱者和反叛者才追求的理智自由，现在则得到了教育界有影响人物的理解和认可。虽然与从前一样，现代大学自由在现实中的情况并不理想，但是那些反对和限制自由的人士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人们道德和理智上的谴责。通过分析当前的学术自由问题，我们认识到现在仍受到批评的学术自由并不是远古遗留下来的特权，而是近年来争取到的权利。

我无法列出所有学者的名字来表示我们最真诚的感谢，他们几乎有 60 人之多。他们利用空余时间阅读书稿，提出批评建议，发现存在的错误，并为我们提供参考资料。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这项研究是无法完成的。我们特别要感谢路易斯·拉比诺维茨 (Louis M. Rabinowitz)，是他构想了“美国学术自由研究计划”，不仅提供了充足的经费，而且倾注了浓厚的兴趣，投入了全部身心。我们非常感谢与罗伯特·麦基弗的合作，他作为“美国学术自由研究计划”的负责人，多次提出了有价值的批评和建议。他始终表现出作为学术研究计划管理者所具有的智慧 and 热忱的品质——对于不同作者个性和独立性的尊重。最后，如果没有我们的助手弗朗西斯·威尔逊·史密斯 (Francis Wilson Smith)、约瑟夫·卡兹 (Joseph Katz)、胡安·林茨 (Juan Linz) 的帮助，这项工作也许要花更长的时间，本书的内容也不会如此丰富。

关于我们合作的情况简单说一句。虽然每位作者为各自撰写的部分承担全部责任——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撰写第一部分，沃特·梅兹格负责第二部分，但是我们经常讨论全书的结构和写作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同时也一直对书稿的内容进行相互批评。因此，除了不强求语言表达方面的一致外，本书完全是合作的产物。对于大多数不太明确的问题，作者自始至终在讨论中坚持以事实为





主要依据。如果书中的内容和风格仍然存在少数不一致的地方，这并非因为我们的疏忽，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为了不必要的统一而掩盖作者的个性。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沃特·梅兹格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 1955年3月

# 目 录

---



---

序言 .....	(1)
第一章 旧学院体制和教育变革 .....	(1)
第一节 旧学院体制下的教育理念 .....	(3)
第二节 旧学院体制下的科学 .....	(8)
第三节 没有教派偏见的虔诚 .....	(20)
第四节 管理无序与财政赤字 .....	(30)
第二章 达尔文进化论与新教育体制 .....	(49)
第一节 导火线 .....	(50)
第二节 对宗教权威的抨击 .....	(79)
第三节 新的学术自由理论 .....	(100)
第三章 德国的影响 .....	(106)
第一节 学术研究 .....	(109)
第二节 学习自由和教学自由 .....	(125)
第三节 美国学术自由思想 .....	(151)
第四章 学术自由与商业大亨 .....	(158)
第一节 正面交锋 .....	(159)
第二节 阴谋论 .....	(167)



第三节	文化冲突论 .....	(201)
<b>第五章</b>	<b>组织、忠诚与战争 .....</b>	<b>(220)</b>
第一节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建立 .....	(221)
第二节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在制定学术职业 标准方面取得的成就 .....	(234)
第三节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在调查处理学术 自由事件方面取得的成就 .....	(247)
第四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忠诚和美国大学教授协会 .....	(252)
<b>译后记</b>	.....	(265)

# 第一章

## 旧学院体制和教育变革



学者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呼吁保护大学的学术自由。他们提出真理是不断被发现的,并且是暂时正确的,从而对美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宗派主义进行了抨击。通过引进德国大学的教学方法和学术自由的理念,他们对学院中束缚教师和学生的“父母式”的管理方法进行了批判。最后,他们在长期的学习、专业训练以及与自身领域工作人员的密切联系中所养成的专业精神,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专横的管理者的侵害。



在 1865 至 1890 年间,美国高等教育发生了一场变革,内战前刊物上激烈争论的问题,诸如选修制、研究生教育、科学课程等在高等教育领域已变成现实。康奈尔、约翰·霍普金斯、克拉克、斯坦福、芝加哥等大学新建的教学大楼,比在任何其他国家所看到的都要壮丽。哈佛、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威斯康星、密歇根、伊利诺伊等大学也不断新建高楼。随着新学院的建立和传统学院的变革,学院实行新的教育目标。批判、推广和传播现有的文化传统成为教育的主要职能,这完全不同于旨在进行文化保存的教育制度。满足整个社会各种不同的需要成为教育的强烈愿望,这是对以主要满足学术领域有限需要的教育制度的重要变革。我们知道,学术自由的含义及地位与教育制度、教育目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在这个时期,学术自由问题不可避免地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巨大的改变。<sup>①</sup>

每个变革都是在旧体制中孕育的,虽然旧体制忠于崇高的理念,但是这种理念逐步被日常的平淡所泯灭。大学变革也是如此,大学变革也源于旧学院体制的教派学院。由热心的教徒建立的教派学院利用基督教徒的虔诚和人道主义抵制启蒙运动的批判理性主义精神。教派学院作为边疆拓荒者的文化中心,致力于向混乱的社会灌输宗教的价值和理念。总之,教派学院在完成这些艰巨任务方面绝不能说没有成功之处。但和其他旧的机构一样,教派学院在 1800—1860 年期间面临两大自身无法解决的困难,一是内部无序问题,二是财政拮据问题。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和方法反而削弱了其自身的威信和团结。

---

<sup>①</sup>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有关教育制度和学术自由理念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够深入,有必要对这个领域中未能研究的许多历史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而比勒(Howard K. Beale) *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eaching in American Schools* (New York, 1941) 一书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空白。



为了防止经常发生的学生骚乱而导致了教师(与董事会相对)对课程和教学的控制,为了抵消财政上的赤字,校友开始进入学校的慈善机构。结果却事与愿违,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反而损害了所要巩固的体制。采取的第一条措施,通过扩大教育职责,最后破坏了学院整体的教育目的;采取的第二条措施,通过争取世俗的支持,最后削弱了学院的宗教思想。这些措施都没能解决学院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这一基本问题。旧学院时期学术自由的故事情节表现为这些重要理念、无法解决的问题和弄巧成拙的解决措施。

## 第一节 旧学院体制下的教育理念

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学院以传统为中心,依靠远古的思维方式,视基督教的信条为生活的准则。学院强化知识对心智的训练,但限制知识探究。和大多数注重传统的学院一样,内战前的美国学院<sup>①</sup>也具有家长制作风和专制主义倾向。学院推崇过去而贬低现在<sup>②</sup>,从而得出这种可疑的结论,即年龄充分反映了智慧,年轻人应该放弃自己的风格。学生学习必修课程,死记硬背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教师们则扮演着校长、训导员、监狱看守的角色。美国这

① “内战前(ante-bellum)的学院”指的是1800年至1860年这段时期的所有学院,“教派(denominational)学院”指的是州立大学以外的其他学院。

② 尽管允许课程中出现现代语言、现代科学和现代历史,但是这种哲学观的显著特征在于鄙视当前的兴趣和成就。诺亚·波特(Noah Porter)指出:“我们坚持认为应该保留或有效调整古典课程,而不是单纯考虑学院经济方面的效益。困惑这个国家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是作为一个继续推崇高尚的过去的民族而存在,还是应该屈服于这个易变、浅薄、常常是错误的时代的引导?”*The American Colleges and the American Public*(New Haven, 1870), p. 273.



个时期的教育死气沉沉,几乎不可能受到超验论哲学(transcendentalism)的浪漫主义和杰克逊主义(Jacksonianism)的民主精神的影响。尽管外界的世俗生活中世界一体(ideal of perfectibility)的观点占了上风,学院仍然坚信原罪说,只有思想虔诚才能赎罪获得新生。“人生而自由,而枷锁无处不在”,以及超验主义代表爱默生(Emerson)所说的“真正的人一定是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这些都没有成为学院的座右铭。耶鲁和普林斯顿(教育界的腓尼基)完善了学院教育的思想,并把这种思想通过一代代的毕业生传播出去。如果你读过1828年的《耶鲁报告》(*Yale Report*)或者诺亚·波特(Noah Porter)的《美国学院和美国公众》(*The American Colleges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1870)这两本书,你会发现书中始终如一地流露出这样一些思想观点:宗教能够培养感知能力;古典学科能够训练心智;最重要的是,由于年轻人比较固执和幼稚,因此需要用规则和纪律来管教。<sup>①</sup>

三个方面的错误观念——因循守旧的教育目标,强迫压制的教育方法,不把年轻人当做成年人看待——严重阻碍了内战前学院对学术自由的渴望。首先,由于强调传统学科和机械训练,从而打击了教授在课堂上对当时有争议的问题的探讨。唯一例外的,就是在18世纪末道德哲学作为伦理学课程代替了宗教神学。<sup>②</sup> 这门学

---

<sup>①</sup> “Original Papers in Relation to a Course of Liberal Edu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XV (January, 1829), 297-351; Porter, *American Colleges*, p. 98 and *passim*. 前一篇文章阐述了政策,后一篇文章据此做了辩护,因此两篇文章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的重点不同。前一篇文章不太关注宗教信仰在大学的发展,而只是说明它是可靠的;晚于达尔文之后写作的波特,就比较好理解。有大量的文献讨论这两篇重要教育的论文。对《耶鲁报告》进行简要阐述和分析的文献包括: R. Freeman Butts, *The College Charts Its Course: Historical Conceptions and Current Proposals* (New York, 1939), pp. 118-125。波特则比较倾向于保守派的观点,见于 George W. Pierson 的耶鲁史, *Yale College: An Educational History, 1871-1921* (New Haven, 1952), pp. 57ff.

<sup>②</sup> L. L. Bernard and J. S. Bernard, “A Century of Progres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al Forces*, XI(5, 1933), 488-505.



科及其分支学科,包括法制史<sup>①</sup>、政治哲学<sup>②</sup>、政治经济学<sup>③</sup>,开始涉及现实生活的问题,特别是大学校长讲授这些课程。<sup>④</sup>但是道德哲学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更像是饱餐希腊语、逻辑学、英文语法之后的一道甜点,显得无足轻重。只有那些睿智而又有良知的教师才会在课堂中委婉地讲述一些生活的难题。此外,学院不仅对学生的虔诚行为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对教师的举止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既然学院是学生道德的监护人,教授就必须是良好行为的示范者。只要学生处在教师家长式的管理之下,教师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就必须住校或住在学院附近。<sup>⑤</sup>家长制管理也限制了专制者自己:享有家长的权利,就必须履行家长的责任。学术自由需要一种不受惯例习俗约束的自在环境,而内战前学院的清规戒律是这种自在环境的永远敌人。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狂热的教派斗争。公共议题如共和主义与

---

① 1825年后,全国和各州的各种法律文件的发布促进了这门学科的发展。由于宪法学及法制史等学科数量的增长,关于法律和政府的论文也越来越多。

② 政治哲学领域两部杰出的著作分别是:Francis Lieber, *Political Ethics* (1838); Frederick Grimke, *Nature and Tendency in Free Institutions* (1848)。

③ 1817年,哥伦比亚大学首先开设了这门学科,随后在南卡罗来纳、迪金森学院、威廉玛丽学院也有了这门学科。一些比较著名的学者都曾教授过这门课,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 John McVickar、南卡罗来纳大学的 Thomas Cooper、迪金森学院的 Henry Vethake、威廉玛丽学院的 Thomas R. Dew 以及 George Tucker。涉及的问题包括税务、货币、流通、金融等。

④ Gladys Bryson, "The Comparable Interests of the Old Moral Philosophy and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Social Forces*, XI (October, 1932), 19-27; George P. Schmidt, *The Old Time College President* (New York, 1930), pp. 108-145.

⑤ 对教师必须住校这一规定的怨恨,可以从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不满意在坎布里奇(Cambridge, 哈佛大学所在地)被迫过着隔离的生活反映出来。他从德国回国后,非常希望能够留在波士顿这种学术氛围比较浓厚的惬意的环境中,去坎布里奇只是为了教课。蒂克纳(Ticknor)通过特许,获得了这个权利。不过到1822年,哈佛大学董事会批准了埃弗雷特的申请,并表示“违反长期以来实行的教授必须住校的做法,这非常不利于大学自身利益。从本质上看,教授办公室应该是大学生学习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尽管埃弗雷特对这种规定非常不满,但仍然留在了哈佛,一直到后来他进入国会才离开哈佛。Paul Revere Frothingham, *Edward Everett: Orator and Statesman* (Boston, 1925), pp. 72-75。大多数美国教师所在的学校处在孤僻的小村落中,无疑都会认为哈佛大学这样做是不可思议的。





联邦主义、废奴主义与奴隶制、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几乎都充满着宗教的情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大学教师案例很少涉及教师校内言论自由问题。例如,1856年,北卡罗来纳的本杰明·赫德里克(Benjamin Hedrick)教授因为支持弗里蒙特(Fremont)被学校解聘,而不是因为他在课堂上发表的看法而被指控<sup>①</sup>;弗朗西斯·鲍恩(Francis Bowen)没有被哈佛监事会聘用,主要因为他发表文章支持1850年的和解,以及反对匈牙利人的独立,而不是因为他犯有强迫学生接受他的观点的罪行而被指控。<sup>②</sup>可以肯定,课堂上的言论不太可能像庭审供词那样被记录下来,然而发表演讲和论文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但是,在人们的印象中,教师们还是不太情愿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谈论时政,其中部分原因是学院的教育准则。具有争议的南卡罗来纳学院的托马斯·库珀事件,是反宗教主义的导火索,他反复发誓说自己绝对没有试图影响学生的宗教观。<sup>③</sup>迈阿密大学的校长罗伯特·汉密尔顿(Robert Hamilton)主教,抵制学院长老会董事反对奴隶制的看法,表示可以容忍他们的观点,但是不会加入学院反对奴隶制的社团。<sup>④</sup>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的教师反对废除奴隶制却赞成非洲黑人定居,他们认为允许学生们组织废奴主义者或者殖民协会都是不合适的。<sup>⑤</sup> 弗朗

---

① Kemp P. Battl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789—1909* (2 vols; Raleigh, 1912), I, 654-659. 也可以参见 Clement Eaton, *Freedom of Thought in the Old South* (New York, 1951), p. 203.

② Samuel Eliot Morison, "Francis Bowen, An Early Test of Academic Freedom in Massachusetts," *Proceeding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LXVI (February, 1936), 507-511.

③ Dumas Malone, *The Public Life of Thomas Cooper, 1783—1839* (New Haven, 1926), p. 338.

④ James H. Rodabaugh, "Miami University, Calvinism and the Anti-Slavery Movement," *Ohio State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Quarterly*, XLVIII (1939), 66-73.

⑤ Claude M. Fuess, *Amherst, the Story of a New England College* (Boston, 1935), pp. 110-111.